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牋詩圖記

吾寓形西齋而以此圖爲牋詩亦有年矣集既成欲系諸後以誌嚮慕而圖無題遂以集中詩句題之往者東坡先生以杜陵屐跡爲己作謂其詩皆東坡實錄故也吾以重訂此集而息影樂洲掩關申旦幾於惟日不足蓋已松風偃蓋而纖攬之而已不覺頭顱之如雪矣因念兩峰三竺間皆先生功化所及圖像猶存吾既歸亦將徜徉其間而以其神交於杜者爲吾老而自足之境則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殆亦同於先生屐跡之意也夫爰識於圖之前云

嘉慶二十有四年己卯九月既望仁和王文誥見大自記

萬里雲山一破裘
杖端閒挂百錢游
五車書已留兒讀
二頃田應為鶴謀
水底笙歌蛙兩部
山中奴婢橘千頭
何人更似蘇夫子
尚有西齋接勝流

東坡

予手定公詩爲編註集成凡得古今體詩四十五卷計二千三百八十九首又帖子口號詞一卷計六十五首嘉慶二十三年設局錄眞二十四年開雕至道光二年工竣凡所箋未及入載者詳蘇海識餘中其有續者入事補案所不備者亦附見焉壬午重九日文誥又記

自題殘詩圖十二首

五百年間名世者韓歐亦是幻中身東坡賸有西齋在自有西齋之目迄今蓋五百年矣爲把陳編感夙因

悵昔蘇公作好歌飄風南北任譏訶用詩序何人斯章兒孫鬼蜮皆蕃衍老蘇族譜其先仕周系出蘇公之後若暨定光易翟當亦祖述暴公之譜者也無怪蘇詩入案多公有烏臺詩案蜀人明九萬推廣爲烏臺詩話

宋家立國惟忠厚土竭山崩幾卷書寄語三丁是商鑑三丁見周平園文中更從書裏辨何如

東坡治世能臣也餘事文章兩漢間末學紛爭天水了粵讖云蓋海乘劉蓋海隱天水字謂天水當運興而平南漢也有誰眞箇濟時艱

蠏嘗見水人猶惡鶻有危巢孰肯留用何斯舉投韓勅詩然此詩本意非何所知也我與子蒼同一慨

惟將詩卷說吳州端平二年從兄徐崎孝亶裹上

識眞公獨誇劉沔餘子誰能泛海潮公在海南答劉沔云世之蓄軾詩文者多矣率眞偽相半識眞者少蓋從古所病今足下所編二十卷無一篇偽者又少謬誤知致力於斯文久矣一自北歸崇學禁如何贋作佛香飄德洪云東坡海外詩文中朝士大夫編集已盡佛鑑出此帙皆編集所無者朱弁云崇觀間海外詩盛行士大夫不能誦坡詩者自覺氣索而人或謂之不類專傳顧廖無卷由唐子西註全集傳共註和陶集傳蔡慨集之錯亂創爲紀年東錄又將由是排纂詩文次序廖瑩玉註公詩以海陵顧註爲祖而益以他註餘如段仲謀爲行紀黃德粹爲系譜孫汝聽爲三蘇年表皆無傳本邵子湘翁覃溪並考見鄒顧註而海陵顧註不知分晰失之陋矣類編補合有瑜瑕王分類註施編年註查補註馮合註此四註皆足鼎立餘自宋牧仲以下諸評註附庸而已未能以瑜瑕論也我今始以一言蔽且罷蟲魚讀四家四家謂老蘇全集東坡前後集欒城三集斜川集古渡重尋月華寺古渡謂蘇公渡也事載總案子霞還見六如亭事載孫繼皋與精集祗有南園老無數驚鴻照影形蘇邸遂伴瀛壖去一笑蒼顏識老還轍者與冊使馳抵任邸有邊進士者來謁其同譜也使曰兩公雖親兄弟無此相似者矣余因告以西齋事邊亦出其先世餘生記遺余儻亦三人邀月醉還徵神釋和陶篇

閒尋嶺海詩僊跡如與仇仙共一龕韻山堂之左爲仇仙龕余悛詩處也每年十二月十九日祀公其中身是廣寒修月手不應草木坐嵇含在粵友人多有以補註見責指出爲問者予日此前人删復耳非無註也若其引解不一皆諸註之面目非於本詩題有背戾例皆並存以備參訂不可執一見以進退之也又如二雞豆粥諸詩公皆有所指不明其故雖復累解句字何益予凡確有所見指出或涉疑似者皆絕口不置一詞古註體段例皆闕疑若必逐句皆註而後爲當則失之鑿矣今本書如大廈已成不可變改縱或版庋未施闕揄闕畧是皆居屋者之布置就其意向所及凡工皆能爲之既非立磉安柱知其無煩匠石也審矣君等有見任自爲之何必見告然亂此集易深此集雖此又言補註者所當勉也

霜鐘破曉禪關裏雲樹荒寒夕照中此予通詩之境離註而立於獨也今集中多有發前註所未達而確有所據者皆有得於此矣時一遇之呼欲出請看畦畛化靈通不登彼岸不見如來惟力行者日精進耳註皆筌蹄在此集必不可廢然終不能用也學者眞積力久當自知之

幢隱藏眞又識眞此圖向曙海幢老衲江月藏赤幢總其退居也月天秋澈舊精神宋鼎濂云問誰可與俱秋天一輪月而今合下瞿曇拜莫問林宗墊角巾

王註姓氏

豫章黃氏　庭堅字魯直[詩集]呂居仁江西宗派圖推豫章黃山谷為詩祖官秘書丞洪氏兄弟編集任淵註其孫𥅦字子耕盡取論錄譔年譜

黃氏　少度[詩集]王十朋梅谿集泉南猥說

彭城陳氏　師道字无己一字履常號后山居士[詩集]呂居仁江西宗派圖以陳師道等二十五人為法嗣官秘書省正字

陳氏　希仲[詩集]梅谿集有謝陳希仲送山茶詩

廬陵陳氏　元龍[詩集]字少章廬陵人有周邦彥片玉詞註二卷

溫陵陳氏　知柔字體仁一字弱翁號休齋[詩集]尙友錄溫陵人徧游天台剡溪羅浮諸勝追和東坡詩以賀州守奉祠諸生受業戶屨皆滿

陳氏　德裕[詩集]名孔光少登甲科官泉州節推

齊安潘氏　大臨字邠老[詩集]公有贈邠老蝶戀花詞陳振孫云有柯山集

齊安潘氏　大觀字仲達[詩集]邠老仲達皆潘鯁子也從公於東坡

臨川謝氏　逸字無逸號溪堂先生[詩集]江西人詩謝無逸寄贈見紫薇詩話謝無逸布衣名重搢紳尤工於詩魯直以張晁目之見石門題跋

臨川謝氏 邁字幼槃 詩參 謝幼槃有竹友集無逸從弟也與無逸溪堂集並重亦皆有詞

豫章洪氏 朋字龜父 詩參 龜父以寫韻亭詩著名在大觀宣和之時見紫薇詩話黃魯直云龜父筆力扛鼎他日文章垂世要須盡心克己不見人物臧否全用其輝光以照本心更精讀千卷書乃可畢茲能事四洪皆得直之甥也舉郡試第一有清虛集

豫章洪氏 芻字駒父 詩參 黃魯直有題駒父家江千秋霽圖詩跋德洪與陳瓘論詩云徐俯洪芻李彭三家為南州近時人物之冠駒父第進士崇寧三年入元祐黨籍靖康中官諫議大夫術京失守痛飲悲歌坐誣陷貶有投者流沙門島天下冤之有老圃集

豫章洪氏 炎字玉父 詩參 陳振孫云官中書舍人有西渡集玉父登第在元祐末弟羽字鴻父入黨籍未幾出籍

李氏 錞字希聲 詩參 官秘書丞有李希聲集見文獻通考自潘大臨以下八人並見江西宗派圖

臨安李氏 堯祖字唐卿 詩參 唐卿註仰十註本之一

建昌李氏 彭字商老 詩參 見江西宗派圖商老詩文富贍宏博非後生可到公擇之姪孫也見紫薇詩話德叟之子見公書中有日涉園集

李氏 厚字德載 詩參 德載乃四註本之一也

東溪詩僧 祖可字正平 詩參 見江西宗派圖陸放翁云祖可居廬山陳振孫云蘇養直之弟有惡疾號癩可有瀑泉集

玉山汪氏 涓字養源【詩案】周益公云汪涓字養源被遇孝宗歷左司諫中書舍人監吏部尚書諱應辰字聖錫之兄汪應辰傳玉山人初名洋

玉山汪氏 洋字聖錫【詩案】洋道士弟一賜名應辰忤秦檜薦張浚出爲蜀帥王本洋誼養源誼實二家元刊姓氏洋字養源并作一人今分列

饒州汪氏 藻字彥章【詩案】汪藻宣和間中書舍人草赦書敘眾興征斂其詞精當人以比陸宣公興元赦書有浮溪集藻官至顯謨閣直學士忤檜奪職居永州累赦不宥二十四年卒二十六年復待職藻初爲王黼所擠繼從欽宗破留青城卒貶死通鄙三十年居無屋廬也

臨川汪氏 革字信民【詩案】臨川人有盛名信民符謝無逸詩問訊江南謝康樂溪堂春水想扶疏饒節曰公詩日進而道日遠矣見紫薇詩話陳振孫云紹聖四年試禮部第一登甲科蔡京當國召爲宗子博士力辭不就有青溪集論語直解詩話

荊南高氏 荷字子勉【詩案】荊南人詩學杜陵五言頗得句法黃魯直極愛賞之後爲蘭州通判見石林詩話亦見山谷題跋有還還集

仙井韓氏 駒字子蒼【詩案】子由之門人也制部典嘗爲時所稱然厭以蘇學坐黜其知黃州已在南渡後矣有陵陽集

楊氏 符字信祖【詩案】陳振孫云有集一卷亦見宋詩紀事

蘄春夏氏 倪字均父【詩案】均父與饒節德操善張彥實有送均父作江字詩見紫微詩話陳振孫云有遠遊堂集

蘄陽林氏 敏功字子仁蘄州人賜高隱處士谷誥據尚友錄政和中賜號高隱處士子仁有謝表非賜也【詩案】子仁乃五誥本之一也自汪革

以下六人見江西宗派圖呂本中載宣和末林子仁有寄夏均父詩且與饒三德操同時解題云有高隱集其蒙山集百卷兵火後不存

蘄陽林氏

敏中字子敬【詩宋】敏中乃敏功之弟

蘄陽林氏

子來谷註名敏修敏功弟【詩宋】陳振孫云有無思集或疑賜高隱為敏修事而陳振孫以高隱集歸之敏功分析甚明合註可遂

丞谿林氏

明仲【詩宋】梅谿集名季任官鄞江主簿卒於任其挽詞云齒德尊鄉黨青衫已白頭硯幾磨鐵盡官止及瓜休

林氏

致約【詩宋】梅谿集官泉州尉有贈林尉致約詩

高郵秦氏

少儀【詩宋】名覿少游少章之弟也黃魯直詩云少儀袖詩來荊蚌珠的歷乃能持一縷與我篇許直自吾得此詩三日臥向壁

歷陽張氏

孝祥字安國號于湖居士【詩宋】孝祥有于湖居士集于湖詞施元之在張孝祥榜登第高宗既擢孝祥黜秦塤檜陷其父祁死獄元晦云安國天資敏妙文章政事過人遠甚老壽當益奇偉了翁云安國英姿奇氣著湖湘間方其吸江酌斗賓客萬衆詎知柴荻青瑣

永嘉張氏

器先【詩宋】梅谿集登乙科官福清丞

漢陽張氏

栻字欽夫號南軒先生【詩宋】栻字敬夫有南軒集以劉珙薦除知嚴州召為吏部侍郎兼侍講為虞允文所惡出知袁州為廣西帥元晦云敬夫嘗言荊公書皆如大忙中寫不知公安得有如許忙事此雖戲言切中其病荊公躁擾急迫與德性相反熹於是竊有警焉

苕溪胡氏 仔諱某字元任著苕溪漁隱叢話陳振孫云待制舜陟之子姓譜云宣和間官建安簿

廬陵胡氏 銓字邦衡諱某有忠簡奏議四卷紹興中銓請斬檜頭卒之藥街名震天下隆興召還論和議十可弔措置淮東猶謝攻銓保爵稱

西蜀趙氏 夔字堯卿前知榮州諱某堯卿註刋於紹興之初乃分類第一註也其後乾道初進御則已合爲八註十註本矣

西蜀趙氏 次公字彥材諱某次公乃四註之一也

宗室趙氏 若拙諱某梅谿集作公子也世以趙德麟日之守果州務成都漕

趙氏 元序諱某梅谿龍泉州與同寮蔣元肅黃少度鹿伯可趙元序陳德溥巢飛卿林致約飲別驛舍有詩紀事

建安劉氏 子翬字彥沖號屛山先生諱某子羽爲張浚將浚雖岣師子羽有全蜀功弟子翬判興化能禦寇朱松以晦菴託孤二劉篤教成之子翬喜佛氏讀易渙然元晦云屛山先生字余元晦詞曰木晦於根春容曄敷人晦於身神明內腴先生壯歲棄官端居味道無畀禪衲熹以童子獲侍左右朝夕誨誘其後屬疾熹亟歸省問日奉湯藥致詔熹以許期許益重既又發故篋得紙數十皆平日省躬自厲之言命熹葬之遂啓手足諸子姝共發遺書皆熹未歸時處置庶事屬熹爲作張公書未有勉力大業之語熹泣受寶藏至於今不敢失墜然躬行不力老大無成不能仰副付授之意每念無以見先生於地下今病已力何所復云姑取遺墨序其本末以示子孫且示同志使於前

修累行之懿知所趾慕而又覩熹之慵惰無間以爲前車之戒也先生沒以紹興丁卯後五十三年慶元己未五月丙申門人朱熹謹書

建安劉氏 珙字共父【詩案】珙字共父子羽長子也雖阻張浚有誅翠盜德李全功上謂近世書生但務清談獨珙可用除參知政事謚忠肅

何氏 覬字人表【詩案】人表黃魯直之戚屬也見山谷題跋

眞隱詩僧 善權字巽中【詩案】何覬善權並見江西宗派圖陳振孫云善權靖安人落魄嗜酒有眞隱集德洪云巽中豪特之氣有坡谷之淵源

丹陽蘇氏 庠字養直【詩案】養直蘇堅子也賦淸江曲爲公所賞謂置李太白集中不可辨識庠嘗隨父迎公於曹溪紹興中與徐俯同召庠不起俯往見之有愧色命再下遯馬迹山一日立化陳振孫謂蘇紳之後頌之族據此則堅爲紳之孫矣庠有後湖集俯有東湖集

吳氏 芾【詩案】梅谿集字知叔官福唐帥

吳氏 季南

仙居吳氏 明可谷註名芾見宋詩紀事【詩案】芾爲祕書正字與秦檜有舊如不相識檜疑之風言者論罷後以侍御史爲臨安尹號湖山居士

吳氏 少雲

會稽孫氏 彥忠【詩案】會稽人與梅谿同登第王註作永嘉人誤

西蜀孫氏 偉字瞻民【諸家】瞻民註亦十註之一合八註及李爲十註乾道時趙堯卿等註已陳乙覽即八註十註合刊之證時百家註未出也

開封孫氏 子尚【諸家】梅谿集名倘開封人死葬大禹寺之側

馮氏 方字圓仲【諸家】張浚符離之敗辟馮方爲屬方輕銳朝議患之以陳俊卿唐文若參其軍見劉氏日記放翁云隆興甲申某佐郡京口張德遠以右丞相視師江淮敬夫從行而馮圓仲館于廨中蓋無日不相從也王十朋傳十朋薦方胡憲査籥李浩相繼論事爲五賢

永嘉薛氏 紹【諸家】梅谿集字伯宣領祠爲主管薛士龍浪語集有送士昭兄赴南外敦宗院詩

蔣氏 元肅【諸家】梅谿集元肅作二賦十義爲時所稱王註作許氏誤

興化龔氏 茂良字實之【諸家】張浚視師江淮茂良以能斷勿疑爲誠拜參知政事嘗奏朱熹操行耿介宜加録用不聽多攻擊瑠貶英州李晦菴云大參龔公不喜用兵晚年去國請大衆莫不怪之余從公久公甞得副本讀之乃極論不可輕舉狀痛公見誣爲流涕有靜春堂集

永嘉鄭氏 先之【諸家】梅谿集先之登乙科爲湖湘學官改南昌掾

永嘉萬氏 申之【諸家】梅谿偕大年先之申之同赴鄉舉與三萬及孫編毛虞卿數多倡和詩

永嘉萬氏 大年【諸家】梅谿由萬氏與大年爲中表

烏程芮氏 曄字國華合註宋詩紀事作字國器【謹案】老學菴筆記芮燁字國器一字仲蒙又秦檜傳國器與沈長卿作詩譏和議編管遠郡齊東野語王村芮祭酒曄初任仁和尉長河堰龍王廟每祭有小蛇止香爐或飲於杯往來者謹事之堰歲數壞人以爲龍所爲芮疲於修築一日設與蛇果出爐上芮端笏數之曰有功於民者乃得祀龍廟食於此未嘗有功而歲數壞堰勞民之力爲罪多矣無功有罪國法當殺即舉笏碎之是夕宿於近地疾風甚雨大木盡拔土人大恐而芮處之自若後卒爲名臣芮以紹興乙亥二月被譴十月捨死放還

朱氏 邦翰

永嘉項氏 用中【謹案】梅谿在臨安會鄉人丁鎮叔張器先甄雲卿項用中及同年孫彥忠草酌試院有詩紀事

西蜀宋氏 撥字正輔【謹案】正輔乃四註之一也

永嘉宋氏 彥材【謹案】梅谿集永嘉人早業儒後以禪悟年七十卒

周氏 成祖

永嘉葉氏 思文【謹案】梅谿云葉思文吾鄉老先生也官興化篤近世作詩文者溺於異端之學先生痛革其弊

永嘉葉氏 飛卿【謹案】陸放翁云飛卿南渡後入閩語意工妙殆可追配劉夢得竹枝信一時傑作也梅谿集官泉州丞

𤨏川喻氏

叔奇【詩案】叔奇與兄伯壽同登第梅谿之同年也尉桐川攝邑安仁梅谿有送叔奇尉廣德序

毛氏

叔度【詩案】梅谿集初名公弼字虞卿後改名宏登乙丑第官主簿

永嘉甄氏

雲卿【詩案】字龍友少有俊聲詞華奇麗而資性浮躁於鄉人無不佃侮木待問蘊之為尤甚木生朝為詞賀之末云聞道海壇沙漲也明年蓋諺云海壇沙漲温州出相木以癸未魁天下也辨給雄一時一日登對上問卿安得與龍為友甄倉忙占奏及退自恨曰何不云堯舜在上臣安得不與夔龍為友聞者惜之然於性理解悟凡禪衲機鋒皆莫能答將亡之日召蘊之囑以後事既且木亟來甄喜曰吾將行得君主吾喪則濟矣木許諾乃入浴更衣與木訣坐而逝既復開目曰吾備無此也復臥乃絕見齊東野語

瑞安沈氏

敦讀【詩案】名希舉瑞安人梅谿贈詩有三十年前硯席同之句蓋老於青衫者也

瑞安曹氏

夢良【詩案】夢良與梅谿同登第官嚴陵掾家於許峯

臨川饒氏

節字德操【詩案】節傾動一時而世不詳見江西宗派圖政和中曾元嗣續作十友詩饒節韓駒呂本中皆與節後為僧名如璧元晦云汪謝諸賢高志清節皆足傳信後世孰敢改評獨僥節者一旦毀削肩髮殄絕天倫而諸公環視無一人能止而救之者或乃從更嗟歎以是為不可及亦獨何哉觀元晦太息若此其德操當日交名之重可知諸賢指汪革謝逸謝邁而實以首貴呂本中也元晦旣敬伯

恭父又謂紫薇公名德之重一言一動皆有法戒非後學可得而覩故誌於淸溪類稿而遺其名云

程氏

天祐〔詩宋〕梅谿集有贈程天祐秀才詩精於醫

程氏

績字季長〔詩宋〕季長乃四註之一也

開封江氏

端本字子之〔詩宋〕原作汪氏據呂居仁江西宗派圖作江端本今考王註有江曰百家註姓氏無江氏信爲汪氏之譌今改正端本以宣和二年通判温州乃休復鄰幾之孫端友子我弟也有陳西集靖康初子我自布衣拜尚書兵部員外郎與王性之游

清豐晁氏

沖之字叔用〔詩宋〕晁江西宗派圖補之詠之怳之貫之載之同行沖之授承務郎以詩名有具茨集紹聖以後黨禍既作超然獨往晁氏世居京師昭德坊號昭德晁家時舉從有旨不許入國門故獨往也子公武字子止授敷文閣學士有昭德易詁訓傳等書

永嘉丁氏

鎮叔〔詩宋〕梅谿集永嘉人

永嘉丁氏

惠安〔詩宋〕名康臣字道濟永嘉人官温陵倅

南豐曾氏

紆字公衮〔詩宋〕曾布之子也建炎後直寶文閣有新詞播於樂府號空青集王明清之外祖也周密浩然齋雅談載曾公衮云元祐庚午以方聞科應詔來京師見曾直九丈於醻池寺紹興辛亥漕兩浙四十餘年憂患餘生巋然獨存者王註諸家入元祐黨籍碑者二

人曾公家洪駒父也時明濟方作揮麈錄爲布多方掩蓋而放翁軍中有布之說聞於其父性之其施詮序所謂不敢說者殆如此矣

吳興崔氏 肅之 謹案 梅谿集名雍湖州人爲番昜庫官

嘉禾賈氏 儼老 謹案 梅谿有送賈儼老自閩還鄉詩乃其妻弟也

洪州徐氏 俯字師川 謹案 師川徐德占子也見江西宗派圖紹興中權參知政事趙鼎欲以岳飛取襄陽俯獨持不可俯乃魯直之表姪

徐氏 持晦

鹿氏 伯可 謹案 名何官尚書年四十乞致仕孝宗諭宰臣問故何對臣無他顧德不稱位稍矯世之不知分者耳既歸名其堂曰見一

師氏 尹字民瞻 謹案 民瞻註卽八註本之一

任氏 居實字文備 謹案 文備註亦八註本之一在乾道時已合趙趙程李宋林師七家爲八註矣

僊溪傅氏 藻字薦可 謹案 薦可以汴陽段仲謀行紀清源黃德粹系譜皆不詳盡因廣之爲東坡紀年錄

東萊呂氏 祖謙字伯恭分詩門類 謹案 卽呂本中之孫也楊璵序云據史傳卒於孝宗淳熙元年今考伯恭有註不皆分類終直秘閣元晦云呂伯恭病中日記其編閱論著固不以一日懈至於氣候之暄涼草木之榮悴亦必謹焉則察物內省蓋有非血氣所能移者矣此來不

得復見伯恭父固為深恨然於此得窺其學力之所至以自警省則吾伯恭之不亡者其誨我亦諄諄矣

陽翟元氏

不伐〔詩宋〕宋詩紀事元勛字不伐陽翟人政和間知寧國縣事

開封王氏

直方字立之〔詩宋〕見江西宗派圖與夏均父酬唱見紫薇詩話家有園池自號歸叟有歸叟集喜從蘇黃游

汝陰王氏

性之〔詩宋〕王銍性之流寓山陰有雪溪集陸放翁謂性之記問該洽尤長於國朝故事考性之周易博士昭素之後其父莘字樂道從歐陽公游早歲登科初任應城尉滕元發薦守安州亟賞之同見王安石於鍾山大觀中知江州卒性之亦早達元符末坐黨籍謫官湖外紊爛史學以左史兩漢不經他手故議論歸一而歐宋新唐書各析紀傳致有異穎紏繆之作其國朝三史亦褒貶異同因撰國朝七史未竟而狄難作建炎初以薦入館詔視秩史官給札奏御除樞密院編修楚州陷鎮撫使趙立戰沒思陵命撰立傳上之嘉歎良久書奏及半以許檜罷去存副墨於私室性之卒檜起私史獄其妻懼禍并其紀錄悉焚之秦曾氏布女孫紆之女也次子明清字仲言少育曾氏多與張德遠徐敦立李仁甫程可久陸務觀尤延之先後游從檜既死搜求舊事作揮麈四錄投轄錄清林詩話玉照新志嘗令寧國歷典郡事任至朝請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沙隨程迥云仲言富於春秋宜以壯烈上佐時用若僕賤乃可娛息於簡冊耳

永嘉王氏

十朋字龜齡〔詩宋〕龜齡有梅溪集楊瑄序云考史傳梅溪卒於孝宗乾道七年梅溪士張浚而劾史浩符離之敗龍言職出知饒州

饒久旱入境雨至從邀湖泉州所至有政聲民趣恐後飲食必祝十
朋初以椎對策言檜專擅擢進士第一自是每見上必陳恢復之計
故雖張浚劉錡屢敗猶欲冀其一奮弃望錡有以盡拒亮之衄也王
是知諸將不足用而後絕口恢復一力請外專以及民爲事其編慕
百家當亦在此數年中也後以舊學召遇恩禮甚厚而年已老力求
致仕謚忠文劉共父朱元晦張敬夫雅敬龜齡共父首爲集序

永嘉王氏

壽朋字夢齡【詩案】夢齡昌齡皆龜齡弟也

永嘉王氏

百朋字昌齡【詩案】十朋天性仁孝友愛二弟郊恩先奏其名及沒
二子聞詩聞禮猶布衣也後皆典郡能守家法

右原列九十七家

合註詩註中尚有德揚夢仙子功諸家未知即所列
姓氏中人否又有劉燾揚德林黃中呂居仁諸家不列
在所列姓氏之內至劉須溪諸註則更係後人增入也【詩案】註中有
黃中無林黃中此林字疑合註誤增揚德亦無其人疑屬德揚之譌

吳興劉氏

燾【詩案】字無言元祐三年公知舉所得士有與劉燾撫勾詩據與
誼之姪也

王氏

長源【詩案】黃魯直云王長源安貧好義簞食瓢飲妻孥饑寒未嘗
作可憐之色人能自重在官必能愛民惜當路未能拭目也

邵武黃氏

中【詩案】字通老紹興五年登乙科恬退有守不附權勢檜死召爲
校書郎充金生辰使還秘書少監中言亮治汴宮宜早爲計湯思
退惡之既而劉錡大潰於淮破合肥錡退保揚州臨安震驚朝臣爭
遣家逃匿中獨與陳康伯留城中亮死衆慚之擢給事中坐張浚黨

致仕居六年孝宗御經筵問老儒黃中安在召對內殿落致仕拜兵部尚書兼侍讀未閱歲復求去上陳十要以宮祠歸居鄉必以孝弟忠信訓後生咸敬慕之朱元晦來見必再拜堂下願公坐受而自進於門弟子列淳熙七年進端明殿學士年八十五卒諡簡肅

東萊呂氏本中【補案】字居仁公著曾孫希哲之孫好問之子也公著卒宣仁臨奠童穉立庭下宣仁獨進本中摩其頭勉以忠孝宣和末居仁與檜同爲郎相得甚懽紹興中趙鼎主元祐學累遷中書舍人檜欲引用而居仁封還除目又於草制詆檜風御史劾罷之元晦云呂公之言所以發明講道修身之法詳矣學者審其先後緩急之序而用力焉其入聖賢之域也孰禦

廬陵劉氏辰翁【補案】字須溪對策忤丁大全彼放以江萬里薦學宜史館除臨安教授遷博士宋亡托方外以自詭有須溪文集

羊城王氏宗稷【補案】五羊王宗稷年譜見宋史藝文志王註全載邵註合註仍之今取確繫各條列入總案其餘牽合四三年恍忽爲說及舛錯荒唐者皆刪如熙寧七年引潤州道上過除夜兩絕此卽舛錯公云岸上聞騾馱鐸聲空籠意亦欣然蓋謂遷南五載今道過騾馱所懸之鐸其聲空籠自念得返江北故聽而啓也宗稷謂考騾馱鐸試範云正月四日離泗州既讀破句又捏成公有騾馱鐸試筆一書邵註合註從誤此卽荒唐舉此二條爲例刪去年譜仍用百家註姓氏截傅偃謬譔紀年錄例類敵補列諸家之後

右本註補列六家【補案】王註舊列姓氏前云王十朋纂集後又與舉從亟列其中其爲後人損益可知最後不列總其

人數諧於註中採出五家以呂居仁論之伯恭自爲分類不應獨遺其父此兩舊傳姓氏開有謁脫後人不檢全註任其闕略故與註不符非須從之必爲增補者此也洛學內閩而流詳閩姓氏閩學半在其中川註內黃中一家常以通老爲是若合註所謂林黃中者此人名栗官兵部侍郎元晦以兵部郎官用而栗惡其西銘學不許爲屬力攻於朝栗水心因與之五許林栗非此氣類即非註中人審矣餘如彥夫德淳貢父浦卿德備諸註皆合註所不詳其一爲增補或自前列姓氏名號無由知也今約衆所知諸家事蹟各疏一二以見其人若曾紆韓駒劉珙胡銓呂祉謙諸汪張之流史傳華膽或變通史法詳其所無其失不備者具之不限一定書法備覽而已餘俟續考

施註姓氏

吳興施氏

元之[翁註]湖州府志施元之字德初長興人[查註]癸辛雜志施元之紹興張孝祥榜乾道間爲左司諫[翁註]南宋百官題名記施元之乾道五年五月爲秘書省著作佐郎十月除起居舍人十一月兼國史院編修官是月除左司諫[合註]吳興備志元之左宣教郎知衢州又知贛州[邵註]吳興掌故施元之註東坡詩四十二卷年譜目錄各一卷與吳郡顧景繁共爲之元之子宿推廣爲年譜陸放翁序

吳興施氏

宿[邵註]浙江通志施宿字武子知餘姚縣興廢舉墜加意風教市田置將教誨學者姚北瀕海歲役民修堤民甚苦之宿爲石堤建莊田二千畝以備修堤之役功與前令謝景初同稱[合註]本集別子由詩施註云宿守鄱陽[翁註]湖州府志施宿慶元初知餘姚縣旋通

判會稽軍作會稽志刻禹廟碑譜嘉定間以朝散大夫提舉淮東常平倉修築秦州城垣王士禎蠶尾續集武子參訂石鼓摘文刻於淮東倉司見於宋潛樵石鼓文釋吹景集引之以爲輿衍奇博可與鄭漁仲尹衡直註周密癸辛雜志宿以父所註坡詩刻之倉司有所識傅穉字漢儒湖州人窮乏相投誓欲書傳之錢板以賙其歸坐賦私罷翁註錢大昕曰嘉泰會稽志卷末題傳安撫使司校正書籍傅穉

吳郡顧氏

禧邵註府志顧禧字景繁吳郡人祖沂知興州父彥成兩浙運使禧不求祿仕居光福山閉戶誦讀著述甚富紹興間有司以遺逸薦不起隱居五十年築室邛村表曰漫莊嘗與吳興施元之註蘇子瞻詩行世【詩案】翁註所藏從伯父景蕃公少任俠既壯折節讀書癸名籍甚里中同學忌公口舌攻傅雖端愨起禍幾不解會以遺逸薦得白戩焚生平著述嗣弟宏開從任公抄得遺稿顏曰志道集王元壬辰春姪長卿齊等諮自紹興末乙亥下推至元壬辰凡一百三十八年爲有嗣子求稿姪作序事郎擢前一甲以紹定壬辰論亦不合也此非註蘇顧禧合註從誤如刪去論者必以詳王註畧施註爲緣故存而正之合註謂宋葷戀有題顧禧漫莊詩此創註蘇穎濱事

右新列三家

翁註鄭元慶湖錄傳是樓有宋刊本殘闕不全于細閱書中句解是元之從詩題下小傳低數字乃武子補註文獻通考所謂從而推廣者此也【詩案】最要是題下註本故序曰司諫絕識次謂何下微典故序曰助以備君論治其中容有互爲參酌之處施顧各有所掌也所謂武子從而推廣者乃遍註未補載墨跡石刻及校改同異之字間有引證及增輯年譜所無父作子述前人多有

此例參入一處其徳初原文非武子所致損益也若如鄭說則景繁無處着一字重句解而輕題註亦非知詩者之言也施註體例雖闕規模具在借無能者發之翁註寡識摭拾繆論亂其全體合註從誤且云題下小傳似亦有元之註其說模棱而不知冠履倒置若早删此條郎無煩糾正矣其餘諸註所考酌選原文簡明貫列以次王註諸家之後

右王施註諸家起自元祐之後訖於嘉泰之初凡一百十有餘年集註一百餘家而其前陳唐黃沈傅孫廖顧諸子書闕有間述者莫能詳焉兹就卷中名臣故老畸人逸士以論雖同此編不同所遇觀其文章學術志節規畫之大究其雲翔霧沛烟迷雨離之變粲然畢陳可喜可愕而治亂得喪禍福勸懲之道著矣獨是元祐黨患朱光庭賈易等槩以訕謗文致惡逆不云爭門異戶也其惡習流入南渡檜卨侂冑用以取士大夫性命身家戕賊善類無算士大夫以檜卨侂冑爲可恥未嘗不以光庭易爲可恥故奮然斬斷葛藤也元晦之於伯恭信推重矣伯恭能容同父元晦詆爲

怪論同父言於朝曰舉世忘君父大讎揚眉拱手以談性命自謂得正心誠意之學陛下接之而不任以事臣以是服陛下之仁此由元晦必欲外之故於伯恭身後異議遽起然事涉矜爭而跡猶君子雖怪論者亦恥爲謗訕宗社之言與林栗正相等也以視元祐蜀洛公報私奚翅霄壤故洛學由閩再傳而盛於臨安所謂有大醇而無小疵者此矣是編合一各有所詣大鳴小應撞擊咸善君大兵農禮樂名物度數所賅要皆前哲游心行躔而觀摩象外念茲在茲者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殆謂是歟往者踐杜諸家抉輿闡幽亦云庶矣兼以合觀斯實中正之隱然謂文明健而能通天下之志君子當有擇焉

道光二年歲次壬午閏三月既望仁和王文誥見大題後

謹案初考王註姓氏載入凡例者僅六十餘家繼又續考三十餘家屢經補刊是以姓氏比較例爲詳

壽骨揷
髯信知公
詩有斗
羅星芒星
見之華
堂生照糜
茁之姿
彭山蒼蒼
公其似之
後學王文誥
贊

蘇文忠公眞像記

東坡先生眞蹟惟吾杭稱甲觀如孤嶼之竹閣公隄之三賢堂靈隱之眉山祠龍井之方圓菴葛嶺之智果院並有之類皆南都程懷立金闓何充傳神爲多而藏於江南之浮玉江西之雙井者則舒城李伯時筆也其曾經湖上瞻禮見之於記載則有周平園內國器程泰之蔣子禮諸人元至正末徐一夔在杭猶及見之逮入明季則蕩然無復存留今之諸祠惟位牌與塑而已予所見黃惠石刻及前人圖繪帖搨無慮百數莫能定其眞贋向聞　内府藏於南薰殿者自元明遞傳至今最爲佀肖而世不可見嘉慶壬戌梧門法氏差赴編纂始撫得之轉遺覃溪翁氏縣供蘇齋事在予出京後未經寓目此海內知爲眞像者也逮予刋此書成頗以像闕爲憾嘗寓書都門屬物色之而壬戌迄今已二十載人代飄忽舉爲陳跡蓋已不可求其本矣因念詩刻諸像有朱從延傳趙松

雪本與靈洲山元時刻差近仍之亦足以迄事爲撫贊之弁於卷端遂不復以識眞爲嚮往矣去年除夜守歲韻山堂較閱新刻漏五下方合眼坐俄有古衣冠頎而長者立於前予欲起詢遽爲四鄰爆竹所震驚而寤則已遲明時矣越三日有攜古畫軸止於門屋者予出適見之籤題宋蘇文忠公像急展視之則宛然夢中所見譯其跋云右眞像在元代時爲廣平程洺山集撰藏於燕京之安貞里第實其父著作公所貽留也其後以提舉儒學攜至閩中凡七年而代革貧不能歸越十八年至乙丑始克載還盱江傳其子彥則彥則仕明亦奔走於南北而守之弗替又二十四年至戊子再傳其子南雲南雲登朝復攜以至燕因從南雲傳得之已下句字殘脫不可辨認予詢所從來則像爲欈山舊家自前明藏弆至今其人爲補綴鹽敗攜來羊城復自裱家取回因途間寒作暫息於此予强拉之入飲以巵酒兵取赭罌挩下懸於堂中又四日甘泉江君鄭

堂自端溪至氏曰此坡公生像向屢見於蘇齋君何自而得之耶相與慨歎不已以爲事非偶然於是始悟梧門所摹同出一本蓋自有元之初程著作已分傳其本矣其本自元代迄今或顯或晦流轉五百四十餘年終以至予而後與集並傳垂之無窮可謂歷刼難老而終必有所歸矣第予先已橅載趙本是亦散爲百東坡之一合於先生觀水有術容光必照未便改易去之茲復縮臨此本系於集後而詳其所得之自播於海內俾後之考鏡者知其像之源流分合并予傳之之不易蓋如是云道光三年癸未上元仁和王文誥記

蘇文忠公遺像

趙松雪摹

道在憂國心惟活民不為空
言獨此才真文字之論無
古昔今舍之則藏用之則行
孔子曰惟我與爾有是夫

王文誥題

宋孝宗贈蘇文忠公太師敕

朕承絕學於百聖之後探微言於六籍之中將興起於斯文爰緬懷於故老雖儀刑之莫覿尚簡策之可求揭爲儒者之宗用錫帝師之寵故禮部尚書端明殿學士贈資政殿學士諡文忠蘇軾養其氣以剛大尊所聞而高明博觀載籍之傳幾海涵而地負遠追正始之作殆玉振而金聲知言自況於孟軻論事肯卑於陸贄方嘉祐全盛嘗膺特起之招至熙寧紛更迺陳長治之策歎異人之間出驚讒口之中傷放浪嶺海而如在朝廷斟酌古今而若斡造化不可奪者嶤然之節莫之致者自然之名經綸不究於生前議論常公於身後人傳元祐之學家有眉山之書朕三復遺編久欽高躅王佐之才可大用恨不同時君子之道闇而彰是以論世儕九原之可作庶千載以聞風惟而英爽之靈服我袞衣之命可特贈太師餘如故（合註王伯厚困學紀聞云王季海行東坡贈太師制博觀載籍之傳云云即此敕中四句然則此敕

爲王季海作也

宋孝宗御製蘇文忠公集序并贊

成一代之文章必能立天下之大節立天下之大節非其氣足以高天下者未之能焉孔子曰臨大節而不可奪君子人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蓋存之於身謂之氣見之於事謂之節節也氣也合而言之道也以是成文剛而無餒故能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不然則雕蟲篆刻童子之事耳焉足與論一代之文章哉故贈太師謚文忠蘇軾忠言讜論立朝大節一時廷臣無出其右負其豪氣志在行其所學放浪嶺海文不少衰力斡造化元氣淋漓窮理盡性貫通天人山川風雲草木華實千彙萬狀可喜可愕有感於中一寓之於文雄視百代自作一家渾涵光芒至是而大成矣朕萬幾餘暇紬繹詩書他人之文或得或失多所取舍至於軾所著讀之終日

亹亹忘倦常寘左右以爲矜式信可謂一代文章之宗也歟乃作贊曰

維古文章言必己出綴詞緝句文之蟊賊手扶雲漢斡造化機氣高天下乃克爲之猗嗟若人冠冕百代忠言讜論不顧身害凜凜大節見於立朝放浪嶺海侶於漁樵歲晚歸來其文益偉波瀾老成無所附麗昭晰無疑優游有餘跨唐越漢自我師模賈馬豪奇韓柳雅健前哲典刑未足多羨敬想高風恨不同時掩卷三歎播以聲詩

乾道九年閏正月望選德殿書賜蘇嶠

欒城集墓誌銘

予兄子瞻謫居海南四年春正月今天子即位推恩海內澤及鳥獸夏六月公被命渡海北歸明年舟至淮浙秋七月被病卒於毘陵吳越之民相與哭於市其君子相弔於家訃聞四方無賢愚皆咨嗟出涕太學之士數百人相率飯僧慧林佛舍（謹按張端義貴耳集云東坡會葬有齋疏李方叔作致語皇天后土鄉平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千古英靈之氣甚葛得在許昌時誌猶未出以此考之則慧林佛舍當在郟城子由告遷同安君揭所謂往寓其堂以須兄至者即其處矣紹興九年詔賜蘇軾墳寺爲旌賢廣惠寺即此佛舍其用守執恩例亦異恩也此數百人信爲會葬之人而誌銘後出非埋銘矣）嗚呼斯文墜矣後生安所復仰公始病以書屬轍曰即死葬我嵩山下子爲我銘轍執書哭曰小子忍銘吾兄公諱軾姓蘇氏字子瞻一字和仲世家眉山曾大父諱杲贈太子太保妣宋氏追封昌國太夫人大父諱序贈太子太傅妣史氏追封嘉國太夫人考諱洵贈太子太師妣程氏追封成國太夫人（謹按公乃子夏詩序所載蘇公之後見老蘇集蘇氏族譜成國乃大理寺丞文應女）公生十年

而先君宦學四方太夫人親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太夫人嘗讀東漢史至范滂傳慨然太息公侍側曰軾若為滂夫人亦許之否乎太夫人曰汝能為滂吾顧不能為滂母耶公亦奮厲有當世志太夫人喜曰吾有子矣誥案公與子由家氏兄弟並從學於西社劉微之後理宗所謂西社同門友者何以此處不載使非詩搜出之則公詩寄語舊山梁憑君寄吁嗟二句永無會通而註釋之人矣比冠學通經史屬文日數千言嘉祐二年歐陽文忠公考試禮部進士疾時文之詭異思有以救之梅聖俞時與其事誥案時范景仁王禹玉韓子華梅公儀同權知禮部貢舉梅聖俞為小試官詩有五星明處夜堂深句葉夢得載五星句失記韓子華何由知主司必為五人而五星又指主司乎詰據本集考補而後始悟聖俞詩意得公論刑賞以示文忠文忠驚喜以為異人欲以冠多士疑曾子固所為子固文忠門下士也乃寘公第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殿試中乙科以書謝諸公文忠見之以書語聖俞曰老夫當避此人放出一頭地士聞者始譁不厭久乃信服丁太夫人憂終喪五年授河南福昌主簿文忠以直言薦之誥案天章閣待制楊畋亦薦之上公

（文五十篇子由亦敢所薦何以不戴）秘閣試六論舊不起草以故文多不工公始具草文義粲然
時以爲難（【譜系】秘閣考官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司馬光起居舍人同知諫院楊畋知制誥沈遘）比答制策復入三等（【譜系】策題
極佳時永叔已遷西府史稱禹玉文章典麗有西漢風信出禹玉手矣惜其引用張璪蔡確結黨固位相業不堪也）除大理評事簽書鳳
翔府判官長吏意公文人不以吏事責之公盡心其職老吏畏服（【譜系】時中書舍人宋選知
鳳翔府待公甚厚此云長吏指宋選也）關中自元昊叛命人貧役重岐下歲以南山木栰自渭入
河經砥柱之險衙前以破產者相繼也公徧問老校曰木栰之害本不至此若
河渭未漲操栰者以時進止可無重費也患其乘河渭之暴多方害之耳公即
修衙規使衙前得自擇水工栰行無虞乃言於府使得係籍自是衙前之害減
半（【譜系】衙前即差役狹鄉戶不習府官吏多虐使之以是破家後安石改雇役即此公於差役講求最早已因法便民矣其後又以雇役因法便民自嘉祐
壬寅計至元祐丙寅已二十五載於兩法相較得失損益鮮不詳盡而驗之於事矣惜光之不能用其言也）治平二年罷還判登聞
鼓院英宗在藩聞公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宰相限以近例欲召試秘閣上

曰未知其能否故試如蘇軾有不能耶宰相猶不可及試二論皆入三等得直史館【誥案】其後內爲條例外作監司者皆新進也有此一阻而馮當世司馬君實范景仁雖屢薦之皆爲安石所泥此豈英宗之詐謀乎稚圭晚年大謬有二一則刺配陝西義勇籍民丁十四萬人刺手背與錢二千民無罪法不得刺配既曰義勇不當思其逃也一則熙寧中公以官小不能助君實有爲元祐中亦以甫進爲劉摯所歷無補於兩朝政事是永無採正新法之人也本傳獨此事詳載極有深意丁先君憂服除時熙寧二年也王介甫用事多所建立公與介甫議論素異既還朝寘之官告院四年【誥案】四年夏五月行免役法故四年二月上神宗書力言單丁女戶之害凡長編等書謂公三年罷爲杭州通判者皆誤惟墓誌四年淸楚故本傳亦不誤介甫欲變更科舉上疑焉使兩制三館議之公議上上悟曰吾固疑此得蘇軾議意釋然矣即日召見問何以助朕公辭避久之乃曰臣竊意陛下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陛下安靜以待物之來然後應之上竦然聽受曰卿三言朕當詳思之介甫之黨皆不悅命攝開封推官意以多事困之公決斷精敏聲聞益遠會上元有旨市浙燈公密疏舊例無有不宜以玩好示人即有旨罷【誥案】安石

不使爲有司公何由知其事縱知之亦不能越俎也其言曰賣鹽之民例非豪戶舉債出息畜之彌年衣食之計望此旬日陛下爲民父母惟可添價買豈可減價賤酬此事至小體則甚大疏上立罷可見君有堯舜之資而致其君者非其人也殿前初策進士舉子希合爭言祖宗法制非是公爲考官退擬答以進深中其病自是論事愈力介甫愈恨御史知雜事者爲誣奏公過失謹案謝景温也結好安石以妹嫁安禮得驟擢侍御史君實嘗薦公爲諫官至是范景仁復應詔舉公景温遂力排之懼其彈安石也窮治無所得公未嘗以一言自辯乞外任避之通判杭州是時四方行青苗免役市易浙西兼行水利鹽法公於其間常因法以便民民賴以少安高麗入貢使者凌蔑州郡押伴使臣皆本路筦庫乘勢驕橫至與鈐轄亢禮公使人謂之曰遠夷慕化而來理必恭順今乃爾暴恣非汝導之不至是也不悛當奏之押伴者懼爲之小戢使者發幣於官吏書稱甲子公却之曰高麗於本朝稱臣而不稟正朔吾安敢受使者亟易書稱熙寧然後受之時以爲得體吏民畏愛及罷去猶謂之學士而不言姓自杭徙知密州時方行手實法使

民自疏財產以定戶等又使人得告其不實司農寺又下諸路不時施行者以違制論公謂提舉常平官曰違制之坐若自朝廷誰敢不從今出於司農是擅造律也若何使者驚曰公姑徐之未幾朝廷亦知手實之害罷之密人私以爲幸【誥案】時韓子華爲相公力言於子華而手實遂罷子由失載本傳遂無據矣郡嘗有盜竊發而未獲安撫轉運司憂之遣一三班使臣領悍卒數千人入境捕之【誥案】本傳作三班使臣無一字所捕乃他州逸盜也京東風俗武悍特好強刦椎剽之姦無日無之自公至立賞募獲盜已斂迹與文潞公書中公詩磨刀入谷追窮寇可見其地方無事矣自後每到一處則盜皆聞風出境卒凶暴恣行以禁物誣民入其家爭鬬至殺人畏罪驚散欲爲亂民訴之公投其書不視曰必不至此潰卒聞之少安徐使人招出戮之自密徙徐是歲河決曹村【誥案】河決澶淵曹村埽當書澶淵爲是本傳從蔡志亦隨於搜討耳泛於梁山泊溢於南清河城南兩山環繞呂梁百步扼之匯於城下漲不時洩城將敗富民爭出避水公曰富民若出民心動搖吾誰與守吾在是水決不能敗城驅使復入公履屨杖策親入武

衛營呼其卒長謂之曰河將害城事急矣雖禁軍宜爲我盡力卒長呼曰太守猶不避塗潦吾儕小人效命之秋也執梃入火伍中率其徒短衣徒跣持畚鍤以出築東南長堤首起戲馬臺尾屬於城堤成水至堤下害不及城民心乃安然雨日夜不止河勢益暴城不沈者三板公廬於城上過家不入使官吏分堵而守卒完城以聞復請調來歲夫增築故城爲木岸以虞水之再至朝廷從之訖事詔褒之徐人至今思焉詁案公本奏築石岸時方專力澶州命不下復改請築木岸公有熙寧防河錄藏於官而本集不載從知湖州以表謝上言事者摘其語以爲謗遣官逮赴御史獄初公既補外見事有不便於民者不敢言亦不敢默視也緣詩人之義託事以諷庶幾有補於國言者從而媒孽之上初薄其過而浸潤不止至是不得已從其請詁案宋史云李定以附王安石驟得美官又陷蘇軾於罪是以公論惡之而不孝之名遂著又云何正臣論蘇軾得五品服皆小人之盜名又紓頁者後陷哲宗后爲左道者也其一提舉李宜之 神宗封付臺官共四狀既付獄吏必欲寘之死鍛鍊久之不決上終憐之詁案四字千眞

萬確非神宗不能生也神宗之憐甚至密遣小黃門至獄視之其後宣仁既諭知神宗欲用之意而公亦以是登之奏劄則曰先帝遣使就獄有所約勑故獄吏不敢別加非橫其告親識亦必曰某之餘生先帝所賜此其情事確實四面鍛對不容參雜一毫僞者而葉夢得造爲以詩讒遇之說并誣其君可謂小人而無忌憚矣

促具獄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公幅巾芒蹻與田父野老相從溪谷之間築室於東坡自號東坡居士五年上有意復用而言者沮之上手札徙汝州略曰蘇軾黜居思咎閱歲滋深人材實難不忍終棄未至上書自言有飢寒之憂有田在常願得居之書朝入夕報可士大夫知上之卒喜公也會晏駕不果復用至常誥案本傳謂以神宗崩截在至常之下乖涉五月一日題竹西亭詩案當從墓志爲正以哲宗即位復朝奉郎知登州至登召爲禮部郎中公舊善門下侍郎司馬君實及知樞密院章子厚二人冰炭不相入子厚每以謔侮困君實君實苦之求助於公公見子厚曰司馬君實時望甚重昔許靖以虛名無實見鄙於蜀先主法正曰靖之浮譽播流四海若不加禮必以賤賢爲累先主納之乃以靖爲司徒許靖且不可慢況君

實乎子厚以爲然君實賴以少安既而朝廷緣先帝意欲用公除起居舍人公起於憂患不欲驟履要地力辭之見宰相蔡持正自言持正曰公徊翔久矣朝中無出公右者公固辭持正曰今日誰當在公前者公曰昔林希同在館中年且長持正曰希固當先公耶卒不許然希亦由此繼補記注元祐元年公以七品服入侍延和即改賜銀緋二月遷中書舍人謹案本集劄子云臣十二月自登州召還擬上登萊榷鹽狀云元豐八年十二月前知登州軍州事蘇軾此乃十二月初間始到禮部郎中任之證也其後到任半月除命再下及到起居舍人任約在二十日前後此數日之內自此在任三月有餘始遷中書舍人元年有閏二月本集閏二月無外制并此積算乃三月初間遷中書舍人也續通鑑長編三月劉摯呂陶進對太皇太后曰近除蘇軾天下知其有文多年淹滯此又三月遷之證也又二月十五日進記猶今之起居注而二月六日復差役公差爲局官皆起居任內事也據此則蔡誌二月遷中書舍人誤而論差役書於二月不誤惟當移遷中書舍人於論差役後則當矣時君實方議改免役爲差役差役行於祖宗之世法久多弊編戶充役不習府官吏虐使之多以破產而狹鄉之民或有不得休息者先帝知其然故爲免役使民以戶高下出錢而無執

役之苦行法者不循上意於雇役實費之外取錢過多民遂以病若量出爲入毋多取於民則足矣君實爲人忠信有餘而才智不足知免役之害而不知其利欲一切以差役代之方差官置局公亦與其選獨以實告而君實始不悅矣嘗見之政事堂條陳不可君實忿然公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爲諫官爭之甚力魏公不樂公亦不顧軾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君實笑而止公知言不用乞補外不許君實始怒有逐公意矣會其病卒乃已時臺諫官多君實之人皆希合以求進惡公以直形己爭求公瑕疵既不可得則因緣熙寧謗訕之說以病公公自是不安於朝矣 誥案 自十二月至正月論役法乃光問而公以正告言於私室者也自二月六日差爲局官詳定役法以後皆官求矣子由論役乃陳垣封事既下則歸局詳定彼不與也公乃局官之一議必僉同而後雇役事定公不盡不能上也時吏部尚書呂大防工部尚書孫永給事中范純仁吏部侍郎傅堯俞資政殿學士韓維總理看詳役法皆在局公因伸子由前奏乞將寬剩役錢雇募役人以一年爲期令中外詳議然後立法及衙前仍依舊數支月給並雜錢以坊場河渡錢總計諸路通融支給與孫永傅堯俞論難反復次於西

府及政事堂陳之皆不合至五月二十五日上疏衙前可罷不可益先帝此法可守不可變乞罷詳定局差事既下而給事中胡宗愈封還勑旨六月再上榜管坊場河渡錢及坊郭人戶鄉村單丁女戶官戶寺觀所出役錢及諸處色役土俗事宜輕重不同難以限定等第一縣立法欲乞立下條貫委本路監司官吏同共相視籌狀而孫永奏駁之七月二日上言臣乞免詳定役法舉官不許經今月餘不蒙施行是臣愚闇無狀上與執政不同下與本局異議臣不罷免即執政立法無緣得行及依奏而給事中孫從奏繳乞取就永所議付臺諫給舍郎官定其是否然後罷其不可者公告執政無可更定賦自今月已後不赴詳定局務書公事八月四日公封還青苗朝旨上乞罷青苗狀而光已病力疾人見罷之自此公遂北扉而光卒其復役以不下諸路有司相度流弊甚重加弓手不許罷人又變法許罷來易悉數也計內十二月至是凡九閱月無日不在攪擾之中而舉小之攻元祐者亦於此時附和變法干進雜沓莫辨矣壞詰於此處運下君實始不悅矣有逐公意矣自是不安於朝矣三旬以翟諫官多君實之人皆希合求進二句為綱領截清九月情形并該括前後九年朝局在內蓋不欲著之而又不欲失此意故為枝沓之攀以曉後人也本傳刪去此段全失之矣公奏孫永吏部而東都事畢以工部改吏部蓋呂大防先在吏部任以閏二月遷尚書右丞而永始改吏部故此案論二月立局之始嘗書孫永工部與本集劄子在後之吏部不符特詳論備考

尋除翰林學士

【鄙案】宋史提編九月丁卯蘇軾為翰林學士在九月十二日誤撰本集九月六日明堂赦麻制公所草也宋史凡草麻翰林學士鎖宿禁中是夜召對內東門小殿取旨次日即下公在外制何由北扉夜召草麻今定除北扉乃八月中事

二年復除侍讀

【鄙案】七月二十六日除侍讀公有辭免狀八月

一日謝上二十七日論稱賀太速劄子衙位已兼侍讀或謂九月除者誤元祐
靑塘之捷為熙豐所無東都事畧載在八月凡史具可考也且邇英故事於端
午穀講自八月一日至冬至遇雙日復講故除命必在七月而謝上在八月一
日以是日御邇英閣不容不上碻無疑也道命錄云一日伊川赴講俟上瘡疹
不坐已累日退詣宰相曰二聖臨朝上不御殿太皇不當獨坐人主有疾大臣
不知可為寒心翌日宰執以奏太皇太后不悅文仲因奏罷之東都事畧云頤
退詣宰臣曰上疾而宰相不知可為寒心翌日宰相以頤言奏遂詣問疾於是
孔文仲言頤騰口間亂遂罷職凡事畧諸書皆載不坐已累日謂伊川以是日
赴講筵始知而因以往責宰相之不知也又道命錄載諫議大夫孔文仲劾伊
川疏八月上不戕日宋史本紀伊川罷在八月二日其前無講會則伊川以八
月一日赴講曾甚明朔日宰相入奏當在二日而伊川罷在二日是文仲上疏
朝命立下皆同日之句前後載請不容遜飾也君實在洛始與伊川契厚而公
著亦特在洛此所以交相力薦也君實故後公著獨相何為遽有此事宰相理
當問疾何必告所從知元祐中言官奏惡逆訕謗傷殺軍民大案甚多無此遽
行之事文仲所奏五鬼鑽刺講筵江澗而已如謂伊川指使文仲劾呂陶事列
入疏內此等情事元祐章疏幾於無日無之又其小焉者矣此乃公著以太皇
不當獨坐一何頃刻否則何以劉摯力攻不驗而此則捷於形辭幾於內中催
上之情形乎奏對疏命同出一日翰林學士何由知之核其情節翰林學士斷
然閣不進去試問凡為翰林學士者能知節日有密之事與否亦曉然而共見
矣文仲所奏五鬼乃伊川與歐陽棐畢仲游楊國寶孫朴也棐仲游何以不罷
道命錄刪改孔疏作為專攻伊川之文又假託呂公著云文仲攻伊川皆用軾
意又云文仲奏罷之其月遂命蘇公兼講讀是公以三品翰林學士謀奪七品

崇政殿說書而非有之也八月一日同赴講筵伊川未罷嵩得提出程退蘇進之事影射誣衊文仲所攻五鬼一為歐陽棐永叔之子公所親厚又迫之婦父也一為畢仲游公在翰林拔為館職亦所厚也如以黨論二人皆蜀黨也文仲既惟命是聽而公可指使之人將謂既可使攻卽可使不攻專攻一人可也何以并攻蜀黨故必刪去五鬼而後成其說若以進退月日證之則全妄矣先是康節欲以易學授伊川而伊川不然之其後程氏易出楊時游酢輩詆排邵學至不遺餘力邵子伯溫雖以為慍猶以守先訓為言殆至邵之孫博深憤其事又無以勝之遂錄載孔毓及胡紫劉摯劉安世劾疏於邵氏之書以快意使非洛學自為殘賊則公之誣不可雪矣道命錄又云文仲十一月亦改除中書舍人蓋申公不直之也中書舍人正四品轉禮部侍郎乃諫議大夫之升階並非下遷乃知公著不直之說亦假託也黨籍碑餘官一百十九程頤道命錄改二十三此卽竄改確據

每進讀至治亂盛衰邪正得失之際未嘗不反覆開導覬上有所覺悟上雖恭默不言聞公所論說輒首肯言之

謹案哲宗絕肖神宗公恐其長而好兵故進講每引漢武為規而述之見於章疏者又不知凡幾矣此哲宗自幼習聞之事子由之所深知紹述之際豈宜更及此乎公於論役之外在中書舍人任每行監司守令告詞皆以奉守先帝約束為戒刑部大理寺請刪熙豐不該赦降去官法數十條公屢與執政爭之謂先帝蓋有深意不可盡改以是復有存者至紹述興而哲宗未嘗一閱念之稍回其意是必當以母改子之說必不入耳也子由既欲爭挽其事而又以上年與呂大防同奏漢武為喻李清臣深知哲宗之心特而譏之曰蘇轍以漢武比先帝一語激獮逆立時震怒而不可收拾矣總之此是絕症無藥可投然

子由平素謹愼何疏忽至是韓非作說難而終以不免可見說之難也三年權知禮部貢舉會大雪苦寒士坐庭中噤不能言公寬其禁約使得盡其技而巡鋪內臣伺其坐起過爲凌辱公以其傷動士心虧損國體奏之有旨送內侍省撻而逐之士皆悅服嘗侍上讀祖宗寶訓因及時事公歷言今賞罰不明善惡無所勸沮又黃河勢方西流而強之使東夏人寇鎭戎殺掠幾萬人帥臣掩蔽不以聞朝廷亦不問事每如此恐寖成衰亂之漸當軸者恨之講案時文潞公平章軍國重事呂申公平章軍國事呂汲公范堯夫爲左右僕射潞公辭辭勸公至杭不可作詩恐言者箋釋以上申公苦求去不允公甫出巳卒矣汲公乃秦人之驁直者及公出堯夫亦有去志因堅索其父文正公文集序此許之十三年而未成者也以上四人無恨公者所指當軸乃中書侍郎劉摯摯與邢恕厚善而公與恕同爲起居舍人恕子寬夫因從公游公與摯平素無隙恕乃傾危之士不知如何構怨此人惟有不相識之爲幸凡與相識者無不構成巨禍也摯坐恕罷相可謂受其害矣其後助章惇必欲致摯於死者亦恕所爲也竟無從測其端倪公知不見容乞外任四年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時諫官言前宰相蔡持正知安州作詩借郝處俊事以譏刺時事大臣議逐之嶺南公密疏言朝廷若

薄確之罪則於皇帝孝治爲不足若深罪確則於太皇太后仁政爲小累謂宜皇帝降敕置獄逮治而太皇太后出手詔赦之則仁孝兩得矣宣仁后心善公言而不能用【誥案】宣仁謂蔡確乃奸邪恐日後朝廷奈何不得故重譴之作詩亦是小事　公出郊未發遣內侍賜龍茶銀合用前執政恩例所以慰勞甚厚及至杭吏民習公舊政不勞而治歲適大旱飢疫並作公請於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故米不翔貴復得賜度僧牒百易米以救飢者明年方春即減價糶常平米民遂免大旱之苦公又多作饘粥藥劑遣吏挾醫分坊治病活者甚衆【誥案】名安樂坊在衆安橋以僧主之三年管幹病坊僧醫愈千人賜紫衣及祠部牒一道其法南宋恐如舊章移坊於湖上此事公嘗有奏檢而本集不載　公曰杭水陸之會因疫病死比他處常多乃裒羨緡得二千復發私橐得黃金五十兩以作病坊稍畜錢糧以待之至於今不廢是秋復大雨太湖汎溢害稼公度來歲必飢復請於朝乞免上供米半又多乞度牒以糴常平米并義倉所有皆以備來歲出糶朝廷多從之由

是吳越之民復免流散閱案公乞度牒本四年事而下於五年計三百道轉運使葉温叟並不計會擅自分擘杭州只與三十道故公與之爭宋法凡災賑本鈴轄提刑軍政而財賦則轉運所掌其互相牽制如此葉夢得云會有度牒降下者妄也墓誌此處清楚足證夢得之妄杭本江海之地水泉鹹苦居民稀少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於水故井邑日富及白居易復浚西湖放水入運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頃然湖水多葑自唐及錢氏歲輒開治故湖水足用近歲廢而不理至是湖中葑田積二十五萬餘丈而水無幾矣運河失湖水之利則取給於江潮潮渾濁多淤河行闤闠中三年一淘為市井大患而六井亦幾廢公始至浚茅山鹽橋二河以茅山一河專受江潮以鹽橋一河專受湖水復造堰閘以為湖水畜洩之限然後潮不入市且以餘力復完六井民稍獲其利矣公閒至湖上周視良久曰今欲去葑田葑田如雲將安所置之湖南北三十里環河往來終日不達若取葑田積之湖中為長堤以通南北則葑田去而行者便矣吳人種菱春輒芟除不遺寸

葑田若去募人種菱收其利以備修湖則湖皆不復堙塞乃取救荒之餘得

錢糧以貫石數者萬復請於朝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堤成植芙蓉楊柳其上

望之如圖畫杭人名之蘇公堤奏議公以五年四月二十八日開湖二十九日上開五月三日申三省錢塘尉司在湖上石函橋東奏請帶管勾開湖司公事每年種菱課利舊額四百五十貫及新增者皆送尉司設立開湖司公使庫收掌以備逐年開葑撩淺之用如違申吏部理爲違制立法六條刊石知州及縣尉廳上又立三小石塔於湖中爲種菱之界不得侵占界內水面其法南宋猶踵行之元明以後事既廢罷而三塔尚在指爲三潭印月者郎此物也公既以相度至尉司後人於其地建英游閣杭僧有淨源者舊居海濱與舶客交通牟利

舶至高麗交譽之元豐末其王子義天來朝因往拜焉至是源死其徒竊持其

畫像附舶往告義天亦使其徒附舶來祭祭訖乃言國母使以金塔二祝皇帝

太皇太后壽公不納而奏之曰高麗久不入貢失賜予厚利意欲來朝以未測

朝廷所以待之薄厚故因祭亡僧而行祝壽之禮意尠薄蓋可見矣若受而

不答則遠夷或以怨怒因而厚賜之正墮其計臣謂朝廷宜勿與知而使州郡

以理却之然庸僧猾商敢擅招誘外夷邀求厚利爲國生事其漸不可長宜痛加懲創【誥案】公使下天竺僧思義館之義有才而辯日與講佛法詞辯鋒起夷僧莫能測由是盡得福建奸商船戶勾結之情立法[illegible]絕其後宣和中用以招致女直者亦此曹導引也但此是四年十一月事墓誌當載在開湖之前朝廷皆從之未幾高麗貢使果至公按舊例使之所至吳越七州費二萬四千餘緡而民間之費不在乃令諸郡量事裁損比至民獲交易之利而無侵擾之害浙江潮自海門東來勢如雷霆而浮山峙於江中與漁浦諸山犬牙相錯洄洑激射歲敗公私船不可勝計公議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門並山而東鑿爲運河引浙江及谿谷諸水二十餘里以達於江又並山爲岸不能十里以達於龍山之大慈浦自浦北折抵小嶺鑿嶺六十五丈以達於嶺東古河浚古河數里以達於龍山運河以避浮山之嶮人皆以爲便奏聞有惡公成功者會公罷歸使代者盡力排之功以不成【誥案】此元祐六年二月奏上時已聞召還之信矣惡公成功者宰相劉摯也後所指當軸者即其人也代者指林希也時劉摯收召洛黨爲牙爪使居言職以待公入公

知既入必陷術套中因累狀請鄧以待後命而察看水災至月餘之久召問單鍔盡知三吳得失此山有擘一但而其事全盤理清也然公在吳中與交代三書本集皆佚去墨跡藏林希家南渡後為禮部尚書汪應辰所得傳其子季路使非朱子見而截入集內則此四五十日不辞何處作事幾不辨其蹤跡矣

公復言三吳之水瀦為太湖太湖之水溢為松江以入海海日兩潮潮濁而江清湖水嘗欲於塞江路而江水清駛隨輒滌去海口常通則吳中少水患昔蘇州以東公私船皆以篙行無陸輓者自慶歷以來松江大築挽路建長橋以扼塞江路故今三吳多水欲鑿挽路為千橋以迅江勢亦不果用人皆恨之謹案欒城集千橋不誤部註合註據本傳作十橋並誤今改正杭州兼轄秀湖蘇常潤睦州而湖蘇常皆大水又繼以長年淫雨田疇皆沒但此事雖載杭州任內而其相度至於上聞皆能任後事公二十年間再莅此州有德於其人家有畫像飲食必祝又作生祠以報六年召入為翰林承旨復侍邇英嘗軸者不樂風御史攻公謹案此乃元祐中洛蜀交攻極大一案墓誌明載當軸風御史攻公時伊川罷去四載且在憂中豈能風御史攻公并亦不能使非御史者立為御史也此是伊川冤獄論者惟知尊伊川賴不知為伊川辯愈賴而愈實矣此等卑見夢幻重重皆不升韻山之堂也公之自汝移常也受命於宋會神

者舉鷄哭於宋而南至揚州常人為公買田書至公喜作詩有聞好語之句言者妄謂公聞諱而喜乞加深譴然詩刻石有時日朝廷知言者之妄皆逐之闕

潁濱遺老傳云華老昔為中司臺中舊僚多為之用前後非意見攻公杭州召還乞郡狀云崇恩召還及除臣弟轍執政皆非大臣本意即日上章以辭免行至中路果聞弟轍為蔡諫所攻般出廨宇待罪又云賈易擬貳風憲付以雄權必須言臣并及弟轍以上皆以藝誌所載當軸風御史攻公之論華老劉摯字也臺諫交章不已兩公必罷一以息擊言予由既入政府動關國體未易遣罷則公之必罷可知明知必為攻罷而自蹈陷穽不若乞郡遂禍故其罪奏迷有十一狀之多也宜仁弼悟至於成邊不計於是不得不入而日困網羅坐待白簡此其無可告訴而致慨於破琴趙盡諧詩之本為也攻者洛黨故辯狀必及伊川明知非彼而末如何也此擊之除謀也琴盡諸詩專指擊絕無一字及伊川者無因牽涉彼也明擊之鬼蜮也擊壞在心術而頭面不壞公既逐去僞作詭語代公辯自責言者以自蓋李為癖識載入長編而不加按斷由此觀之舉無實跡敗露勢不能於狀中指出之也公既欲遣禍以去而伊川在位屢遺二劉攻擊尚能使攻已之摯為報隙地乎論者緊以洛蜀交攻為論譏以育取同貶亦不諫之甚矣摯本意不欲子由共政且惡公之入故屢擊之先是五月子由薦王鞏除知宿州鞏乃摯之姻家摯棄其姻家而攻子由屢罷王鞏皆勾向公所謂行至中路聞弟轍般出廨宇待罪者此也至是八月並攻之公果去而子由果罷其後九月復攻子由鞏再衡晉是五閱月間子由已三攻也朝廷除一執政而宰相不容五閱月之中叫斷若此倘復成何政體明年伊川服闋乞補館職

宣仁不許而子由亦以恐不安靜爲言非攻之也蓋誠殄蛇豕非人臣所可常居而處患不容不容宣仁亦以是爲厭苦也此皆摯用洛黨而波及之易但知自取侍御史而不知師將不得能職蓋已責其師也史謂摯爲相進退士大夫實執其柄持心少恕今考其凡九月之相業予由終不可退則所退者猶公而所進者獨易耳此皆實跡不容掩蓋者如此

公懼請外補乃以龍圖閣學士守潁先是開封諸縣多水患吏不究本末決其陂澤注之惠民河河不能勝則陳亦多水至是又將鑿鄧艾溝與潁河並且鑿黃堆注之於淮議者多欲從之公適至遣吏以水平準之淮之漲水高於新溝幾一丈若鑿黃堆淮水顧流潰州境決不可爲朝廷從之誥案前守陸佃已云不可開見公奏中至公始奏罷之公有答佃交代三書至嘉定時尚在放翁家內放翁所謂傳授淸楚可以不疑者也郡有宿賊尹遇等數人群黨驚劫殺變主及捕盜吏兵者非一朝廷以名捕不獲被殺者噤不敢言公召汝陰尉李直方謂之曰君能擒此當力言於朝乞行優賞不獲亦以不職奏免君矣直方退緝知群盜所在分命弓手往捕其黨而躬往捕遇直方有母年九十母子泣別而行手戟刺而獲之然小不應格推賞不及

公爲言於朝請以年勞改朝散郎階爲直方賞朝廷不從其後吏部以公嘗以符會考公自謂已許直方卒不報[闕]公生平無未了事獨此條竟無歸宿其或報以他事創無由知矣七年從揚州[闕]元祐五年諸路旱災詔求直言六月九日公上狀曰臣欲少補聖政庶幾天人感通災沴不作而出守外服不能盡知朝政得失獨以目所親見民之疾苦州縣官吏殘傷其肌體散離其父子破壞其生業爲國斂怨而了無絲毫上助國用者四事昧死獻言其一見欠市易籍納產業其二積欠鹽錢其三以產當酒見欠其四杭州上供絹勒賣並合依令年四月九日聖旨除放不報九月二十七日乞檢會應詔四事行下五年正月五日準尚書省劄子稱不曾承受上件奏狀奉旨令別具聞奏者九日再奏亦不報七年抵揚州任五月十六日上論積欠六事其一承買場務皆合依條就小送納其二見欠蠶鹽和買青苗錢物其三倉庫場務欠折官物課利其四丁口鹽錢鹽博絹米和預買紬絹分別折色增起錢數其五欠市易務錢本緣奸臣貪功希賞設法昭民元年赦放不當更立二百貫之限其六府界諸路人戶應見欠諸般欠負所有前後累降催納欠負分料展閣指揮更不施行并乞檢會杭州應詔所論四事一處行下是月十六日再上狀曰孟子曰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臣屢言而屢不聽亦可以止矣然臣猶孜孜強聒不已者蓋由陛下實有此心而爲臣子所格沮也臣前論四事略不施行今又二年於此矣以此知積欠之事大臣未欲施行也陛下獨不念積欠之民流離道路室家不保鬻田質子以輸官乎若親發德音力行此事所存活者不知幾千萬人天監不遠必爲子孫無疆之福於是詔悉罷之公詩詔書寬積欠父老頗色好蓋紀實也墓誌何以

不載發運司舊主東南漕法聽操舟者私載物貨征商不得留難故操舟者富厚以官舟為家補其弊漏而周船夫之乏困故其所載率無虞而速達近歲不忍征商之小失一切不許故舟弊人困多盜所載以濟飢寒公私皆病公奏乞復故朝廷從之【闕案】本集劄子云臣竊謂倉法者一時權宜指揮天下之所駭古今之所無聖代之猛政也陛下御位首寬此法蓋不得已而仔留非謂此猛政可恃以為治也倉法不滿百錢入徒滿十貫刺配沙門島天道報應不可欺小罔當非社稷之利今行倉法綱運敗壞執政不擇強明發運使辦集其事但信倉部小吏妄有陳請便行倉法臣所未諭也嘉祐以前歲運六百萬石而以欠折六七萬石為多訪聞去歲止運四百五十萬石而欠折至三十餘萬石運法之壞一至於此臣到任未幾而所斷糧綱欠折干繫人徒流不可勝數衣糧罄於折會船車盡於折賣京師以及綠河諸郡例皆如此元祐三年以來始行檢點收稅行之數年其弊乃出以淮南一路言之真揚高郵楚泗宿六州軍所取得不過萬緡而所在稅務專欄因金部轉運司許令檢點緣此為姦邀難乞取十倍於官遂致綱梢皆窮困骨立亦無復富商大賈肯以物貨搭載東仰攤取官米無復限礙事敗入獄以命償官緣是金部轉運司違條刻剝得糧綱稅錢取一萬貫而今朝廷失陷綱運米三十餘萬石今倉部並不體訪綱運致欠之因却言緣倉司斛子乞覓綱梢錢物以致欠折遂立法令真揚楚泗轉般倉並行倉法此法必行則斛子了必致星散別行召募愈見敗壞乞朝廷先賜廢罷轉般倉斛子倉法及元祐備勑轉運司違法收糧綱稅錢一萬貫使六百石上供

斛斗不至失陷又能全活六路綱梢免陷深刑保全身計自元豐之末罷市易務導洛司堆垜場議者以爲商賈必漸通行而今八年界無絲毫之効京師酒稅課利皆虧房廊邸店皆空何也蓋祖宗以來通許綱運攬載貨物既免征稅而腳錢又輕故物貨通流雖失緣路商稅而京師坐獲富庶自導洛司廢而淮南轉運司陰收其利數年以來官用窘迫轉運司督迫諸路稅務日急一日故商賈全然不行京師坐至枯涸今若行臣此策東南商賈久閉作通其來必倍則京師公私數年之後必復舊觀也

未閱歲以兵部尚書召還兼侍讀

[illegible]本集乞免五穀力勝稅錢劄子云近歲法令始有五穀力勝稅錢廢百王不刊之令興而行自古所無之弊法使商賈不行農末皆病此皆官收五穀力勝稅錢致商賈不行之咎也臣聞以物與人物盡而止以法活人法行無窮今陛下每遇災傷捐金帛散倉廩自元祐以來蓋所費數千萬貫石而饑殍流亡不爲少衰與其官司費耗如此何似削去近日所立五穀力勝稅錢一條只行天聖附令免稅指揮則豐凶相濟農末皆利今元祐編勑雖云災傷地分有例亦免而穀所從來必自豐熟地分所過不免收稅商賈亦是不行未爲良法須是盡削近日弊法乃爲通濟若行臣言五穀無稅必大流通不載見錢必有回貨見錢回貨自皆有稅所得未必減於力勝而災傷之地有無相通易爲振救官司省費其利不可勝計今肆赦甚近若得於赦書帶下收結民心實無窮之利取進止稅五穀大約起於宋時至仁宗天聖間凡諸商販斛斗及柴炭草木博糴樹食者並免力勝稅錢元豐改爲舊收稅處依舊例則已蠲復之矣公在黃杭親見稅五穀之害則行於元豐元祐之證宣仁不即放去而降付諸路相度是其意亦不欲遽罷也

是歲親祀南郊爲鹵簿使導駕入太廟有貴戚以其

車從爭道不避使衛公於車中劾奏之明日中使傳命申敕有司嚴整使衛尋遷禮部侍郎復兼端明殿翰林侍讀二學士高麗遣使請書於朝朝廷以故事盡許之公曰漢東平王請諸子及太史公書猶不肯予今高麗所請有甚於此其可予之乎不聽【誥案】漢書東平王宇求諸子及太史公書大臣謂東平王幸得來朝不思制節謹度以防危失而求諸書非朝聘之義也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書本戰國縱橫權譎之謀漢興之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阨塞皆不宜在諸侯王家不可予詔從之公引此事乃神宗却高麗求書舊例墓誌畧去推本神宗遺意一時誤矣又元祐五年秋頒條貫諸民庶家祖父母父母老疾無人供侍子孫居喪者聽尊長自陳驗實婚娶公上言曰先王之政亦有適時從宜者矣然不立居喪嫁娶之法者所害大也近世始立女居父母喪夫喪貧乏不能自存竝聽百日外嫁娶之法既已害禮傷教矣然猶或可從權而冒行者以女弱而不能自立也男年至於可娶雖無兼侍亦足養父母矣今使之釋喪而婚會豈不為當世病乎臣備位秩宗不敢不奏伏望削去上條稍正禮俗此狀與圜丘六議請詰難二劄亦不當盡刪公臨事必以正不能俯仰隨俗乞守郡自劾八年以二學士知定州【誥案】本傳摘錄章疏惟朝辭赴定州論事狀用事畧所採而損益之簡括不失要領亦見體裁墓誌不當遺之也定久不治軍政尤弛武衛卒驕惰不教軍校蠶食其廩賜故不敢何

問公取其貪汚甚者配隸遠惡然後繕修營房禁止飲博軍中衣食稍足乃部勒以戰法衆皆畏服然諸校多不自安有卒史復以贓訴其長公曰此事吾自治則可汝若得告軍中亂矣亦決配之衆乃定會春大閱軍禮久廢將吏不識上下之分公命舉舊典元帥常服坐帳中將吏戎服奔走執事副總管王光祖自謂老將恥之稱疾不出公召書吏作奏將上光祖震恐而出訖事無敢慢者定人言自韓魏公去不見此禮至今矣誥案公與簽書樞密院事劉仲馮書云某近奏弓箭社事必已降下旦夕又當奏乞修軍營其弓箭社一條當列於軍營前此是十一月奏上列於明年春閱之後更不合矣北戎久和邊兵不試臨事有不可用之憂惟沿邊弓箭社兵與寇爲鄰以戰射自衛猶號精銳故相龐公守邊因其故俗立隊伍將校出入賞罰緩急可使歲久法弛復爲保甲所撓漸不爲用公奏爲免保甲及兩稅折變科配長吏以時訓勞不報議者惜之時方例廢舊人公坐爲中書舍人日草責降官制直書其罪誣以謗訕紹聖元年遂以本

官知英州詁箋紹聖元年閏四月三日公有英州之命。尋復降一官詁箋公行抵滑州已三改謫命矣未至復以寧遠軍節度副使安置惠州公以侍從齒嶺南編戶獨以少子過自隨瘴癘所侵蠻蜑所侮胸中泊然無所蔕芥人無賢愚皆得其歡心疾苦者畀之藥殞斃者納之竁又率衆爲二橋以濟病涉者惠人愛敬之居三年大臣以流竄者爲未足也四年復以瓊州別駕安置昌化昌化非人所居食飲不具藥石無有初僦官屋以庇風雨有司猶謂不可則買地築室昌化士人畚土運甓以助之爲屋三間詁箋此卽桄榔菴也在城南南汚池之側公所謂蜒鴎獠洞者也今猶存人不堪其憂公食芋飲水著書以爲樂時從其父老遊亦無間也元符三年大赦北還初徙廉再徙永已乃復朝奉郎提舉成都玉局觀居從其便公自元祐以來未嘗以歲課乞遷故官止於此勳上輕車都尉封武功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將居許病暑暴下中止於常詁箋將居許病暑暴下中止於常此三句皆建中靖國元年事墓誌乃并敘之法後以提筆作總結故不甚礙建中靖國元年六月請老

以本官致仕遂以不起未終旬日獨以諸子侍側曰吾生無惡死必不墜問以後事不答湛然而逝實七月丁亥也公娶王氏追封通義郡君繼室以其女弟封同安郡君亦先公而卒子三人長曰邁雄州防禦推官知河間縣事次曰迨次曰過皆承務郎孫男六人簞符箕籥筌籌明年閏六月癸酉葬於汝州郟城縣釣臺鄉上瑞里謹案通義君從葬眉州東塋同安君祔葬郟城縣合註郟縣元至正間曹師可三蘇祠堂記云距縣治西三十餘里有東坡穎濱兩蘇先生之墓至正庚寅冬縣尹楊允詣之省墳廣慶寺僧從慰起祠堂塑老泉像東坡穎濱左右侍焉題其額曰三蘇先生祠堂又明成化間胡謐重修三蘇祠墓記云穎濱之於政和二年卒亦葬茲山南渡後塋域日入蕪穢元元貞初知州事元叔儀為之封樹築垣至順初監縣忽欲里赤又為樹碑神道以表之朝紳建寺額曰廣慶置地為祀事費至正間楊允剏祠置老泉衣冠瘞諸兩公冢右元季寺燬塋域蕪穢尤甚明成化間河南布政右參政吳節倡捐重建祠堂歸里所侵地六頃八十畝有奇藝樹株三萬有奇宏治間郟邑人劉濟重修蘇墳廣慶寺記云成化十八年方伯眉山吳公葬其塋域寺之僅存者釣臺彌陁寺僧性惠雲山住持乃修佛殿其徒又為完其未備襄城王錦亦有重修墳堂記郟縣志云正德間邑人方伯王尙絅建石表墓 國朝順治初邑侯章邱張篤行始復為封樹主簿喬鉢又得蘇遲妻梁氏誌銘於墓穴拾其骨具衣冠葬焉子由墓西有墓四梁氏墓北有墓一不知葬何人過之骨豈在

此五墓中與叉順治十一年知縣卜永昇重建三蘇享堂祠宇記云嘗夢長公向予笑而不言惟以手作指畫狀鼎革以來釋褐筮仕茲邑兩先生遺冢在焉目擊祠堂賊毀墓木斬伐請諸巡憲范公捐俸倡助因是經營區畫享堂神廚臺樓甬道圍牆二百六十丈締造而一新之植柏二千有奇封其孫箪符箕裔坐箬之冢於三墳之右乾隆七年郟縣令張楷重修增垣邑人郭璋爲記今其地尚名蘇墳有司春秋致祭焉公之於文得之於天少與轍皆師先君初好賈誼陸贄書論古今治亂不爲空言既而讀莊子喟然歎息曰吾昔有見於中口未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乃出中庸論其言微妙皆古人所未喻嘗謂轍曰吾視今世學者獨子可與我上下耳既而謫居於黃杜門深居馳騁翰墨其文一變如川之方至而轍瞠然不能及矣先君晚歲讀易玩其爻象得其剛柔遠近喜怒逆順之情以觀其詞皆迎刃而解作易傳未完疾革命公述其志公泣受命卒以成書然後千載之微言煥然可知也復作論語說時發孔氏之秘最後居海南作書傳推明上古之絕學多先儒所未達既成三書撫之曰今世要未能信後有君子當知我矣至其遇事所爲詩騷銘記

書檄論譔率皆過人有東坡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奏議十五卷內制十卷外制三卷公詩本似李杜晚喜陶淵明追和之者幾遍凡四卷謹案幾遍者文法也詩有重和韻者矣尚何不遍之有幼而好書老而不倦自言不及晉人至唐褚薛顏柳髣髴近之平生篤於孝友輕財好施伯父太白早亡子孫未立杜氏姑卒未葬先君沒有遺言公既除喪卽以禮葬姑及當可蔭補復以奏伯父之曾孫彭其於人見善稱之如恐不及見不善斥之如恐不盡見義勇於敢爲而不顧其害用此數困於世然終不以爲恨孔子謂伯夷叔齊古之賢人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公實有焉

銘曰

蘇自欒城西宅於眉世有潛德而人莫知猶與先君名施四方公幼師焉其學以光出而從君道直言忠行險如夷不謀其躬英祖擢之神考試之亦既知矣而未克施晚侍哲皇進以詩書誰實間之一斥而疏公心如玉焚而不灰不變

生死孰爲去來古有微言衆說所蒙手發其樞恃此以終心之所涵遇物則見聲融金石光溢雲漢耳目同是舉世畢知欲造其淵或眩以疑絕學不繼如已斷絃百世之後豈無其賢我初從公賴以有知撫我則兄誨我則師[illegible]此入守兄無他人可當雙丁兩陵固不足擬若二宋亦不甚似益公以爲實錄豈以此耶皆遷於南而不同歸天實爲之莫知我哀